歌聲中的Windows98

老歌的翻紅，往往是在不經意間。就像最近，王菲當年的《季候風》，還有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男歌手戴軍《阿蓮》、黃格選《春水流》等歌曲，都因為某場演唱會，飆升上榜。

除卻時代濾鏡和情懷加持，這些老歌的旋律和歌詞，本身也很能讓人共情。所以，不僅勾起了「七〇後」「八〇後」的「回憶殺」，也讓很多「〇〇後」「一〇後」成了新粉絲。不同代際的群體，因音樂而成了「忘年交」。

有的老歌，還在不經意間刻錄了時光的年輪。在幾十年後，突然穿越光陰，泛起漣漪。前些天，聽到有年輕歌手翻唱的《New Boy》。雖然唱法跟當年已有不同，但歌詞未變：「快來吧，奔騰電腦，就讓它們代替我來思考……輕鬆一下， Windows98。」濃濃的年代感，翻滾而來。

上世紀末，內地歌手朴樹剛推出這首搖滾歌曲時，奔騰電腦、Windows98，都是很新潮、很炫酷的前沿元素。但對於現在AI時代的少男少女來說，這些名副其實是上世紀的老物件。

記得最早聽到羅大佑的《童年》時，裏面有句「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對於內地人來說，是個很陌生的概念。那時沒有互聯網，老師、長輩，也都解釋不清，這到底是何許神聖。「諸葛四郎和魔鬼黨」也有年代感，但羅大佑寫歌時，他們已是過去式。而《New Boy》上市之初，Windows98還是時尚的象徵，鐫刻下時代的烙印。

幾乎同期，王菲的《光之翼》，也嵌入了互聯網的科技感：「靜靜地按下電源開關，屏幕的色彩越來越亮……塑膠的鍵盤滴答發響，機器的聲音溫柔呼喚。」跟而今指尖刷手機，手法上雖不同，但情感仍然能夠貫通。當年寫得越時髦，今天聽起來越有歷史感。

瓜　園
蓬　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倔強松乳菇

世界上竟然有這樣一種菌菇，破皮就「流血」。橙紅色的菌肉被輕輕一捏或切開，傷口就會流出橙色乳汁，更離奇的是，再過段時間還能在空氣裏氧化成青綠，宛如「瘀青」。這不是小說橋段，是波蘭人引以為傲的松乳菇（rydze）。

它分布很廣，歐洲幾乎全境都有。但季節短，要等入秋、雨水夠了才肯冒頭，而且非常難種，只跟松樹共生，松樹走到哪，它跟到哪，至今幾乎無法人工大面積栽培。在波蘭，松乳菇的地位跟牛肝菌平起平坐，絕對是「名角」。再加上波蘭人是出了名的愛採野菇，想大快朵頤，幾乎沒有第二選項。做法沒有多複雜，不能生吃，最經典的是黃油煎。切掉菌柄留菌蓋，黃油下鍋，小火短時，切忌不能煎過頭。有些店會薄薄撲層麵粉，煎到兩面金黃，外面一層薄酥，裏面別有洞天。

我們日常吃的蘑菇，無論是滑嫩的平菇，還是厚重的香菇，一旦上桌，就容易吸滿湯汁，變成軟軟塌塌一團，甚至有幾分黏糊糊的「討好感」。但松乳菇截然不同，它和青頭菌同屬紅菇科，結構緊密肉質脆，年輕的一掰就斷，哪怕煎熟，菌肉吸飽了黃油，卻依然堅挺。咬下去沒有半點拉扯，反而是介於杏鮑菇與春筍之間的脆嫩，有人形容為「顆粒感」，細小克制，嚼起來有點沙沙的奇特感覺。這份風骨不懼任何外力，拿來煎、烤、燉都扛得住。味道溫和，除了淡淡的堅果香，最有區分度的就是泥土和松脂氣息，畢竟一生住在松樹下，呼吸都是松林的味道。波蘭人還有個看家本領是醃漬，把松乳菇醃完泡在醋汁裏，加洋葱、蒜頭、月桂葉，封進玻璃罐。冬天開出來配啤酒、伏特加，酸中透出一絲辣，愜意得不像話，即便這樣都不軟爛，誓要在你口中留一個清晰的輪廓。

食　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茅盾的兩個「朋友圈」

北京名人多，名人故居也多。前幾日，外出辦事，為走近路，穿了一條胡同，和茅盾故居不期而遇。這是一座二進的小四合院，位於後圓恩寺胡同十三號，面積不大，建了三個展室，介紹茅盾生平。院中搭着一個葡萄架，顯出老北京特有的風味，架後立着茅盾的半身銅像。

一九七四年茅盾遷入此院居住，直至一九八一年。一代文豪，在這裏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六年多時光。一九八五年，茅盾故居正式對外開放。茅盾是文壇巨擘，長期擔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主席，他的《子夜》等作品至今是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左翼文學的必讀書。故居布置質樸而莊重，既有茅盾先生本人的手稿、老照片等，還介紹了茅盾的兩個「朋友圈」。

第一個「朋友圈」是茅盾在文壇上的朋友們，如魯迅、瞿秋白、丁玲等。合影照片掛在牆上，亞克力硬板立像置於一旁。恰好一對父子在參觀，約摸七八歲的孩子仰着臉，大聲對爸爸說：「我就認識魯迅。」一時間，把眾人目光吸了過去，父親略顯尷尬，指着立像旁的介紹說，「看，這兒有說明呢。」接着，從左到右，挨個給孩子介紹了一遍。

第二個「朋友圈」是茅盾文學獎作品和作家的展櫃。三五個女孩子圍在櫃前指指點點，一個說，「我看過《主角》」，另一個說，「《北上》我看過的。原來它們都和茅盾有關啊」。

和故居主人的成就和聲望相比，故居面積狹小而陳設簡單，聽着遊客的對話，我卻感到，小小的故居是一個無比廣大的文學宇宙。這個宇宙由茅盾的兩個「朋友圈」為骨架搭建起來。進入宇宙的人們，藉由一張照片、一本小說、一則介紹，穿越到現代中國文學的豐富世界之中，置身於當代中國小說創作的高原之上，感受着文學的魅力。我想，來過此地的人，再讀茅盾文學獎作品會更覺溫情。那個孩子長大以後，翻開現代文學史，認識的也不僅是魯迅了。

知見錄
谷中風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一「杯」到底

小小的紙杯，藏着極易被忽略的消耗。據中國田協數據，二〇二五年，全國共舉辦馬拉松相關賽事五百九十四場，賽事總規模約六百四十萬人次。通常一場賽事下來，全馬選手補給要用七八個一次性紙杯，半馬選手也常會消耗四五個左右。上萬跑者經過之後，用過的紙杯散落賽道，長久以來成為賽事最被詬病之處。

紙杯堆積，不僅加重志願者的清理負擔，而且，散落在路面上還容易打滑，給後方跑者埋下隱患。

內地不少馬拉松賽事近期推出環保新嘗試，名為挑戰「一『杯』到底」，倡導跑者使用可摺疊軟杯，取水時展開，飲畢摺起收進腰包。有意參與的跑者，可以自己準備杯子，也可提前預約報名，在賽前領取賽事定製的摺疊水杯。越來越多的跑者開始關注和參與這項挑戰。

其實，香港的路跑賽事更早邁出了這一步。從二〇一九年開始，渣打香港馬拉松就向馬拉松報名選手派發可重用摺水杯，鼓勵他們在比賽期間攜帶自己的杯子並在水站補給，從而減少比賽期間和賽後使用紙杯。目前，渣打香港馬拉松和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半馬，都是鼓勵跑者自帶水杯參賽。

馬拉松畢竟是競速運動，不少跑者擔心，中途停下接水再重新加速，會額外消耗體力。比賽中確實會有一些影響，但因為要「一『杯』到底」，跑者會更加主動地去規劃補水節奏和熟悉取水動作，對配速的影響遠沒有想像中大。

放眼全球，今年巴黎馬拉松不再提供任何一次性水杯，跑者必須自備容器取水，是大型城市馬拉松裏首個全面取消一次性杯的賽事。巴黎馬拉松每屆賽事參賽選手達五萬多人，往年一屆賽事大約就要消耗六十多萬個一次性杯子和塑料瓶，產生的垃圾體量巨大。取消一次性水杯，有力推動了賽事向「零廢棄」模式轉型。

伏牛山
喬　苓
逢周三、四見報

「AI顯濃情」

我很榮幸再度擔任「阿爸、阿媽，食飯喇！」校際戲劇比賽的其中一位評判。比賽除了以「食飯喇！」作為大會主題，以往亦設副題「區區顯濃情」，參賽學校的劇本內容，需要突顯香港各個社區的特色。本次第十三屆的副題與時並進，「AI顯濃情」將人工智能與家庭倫理作出連繫，應該更符合中學生的認知和興趣。

評判團於十月中旬的初賽，先觀賞十間參與學校的演出片段，從中選取五間較符合大會主題和表演生動的劇目，進入十一月中旬的決賽。初賽的片段只演十分鐘，我覺得個別學校只將機械人或電腦科技的元素注入劇本，卻未曾真正掌握人工智能的特性，以至它如何影響人類日常生活。由是，進入決賽的學校相對較為突出，部分劇情發揮了人工智能與人類的關係，而且最終都是人類的智慧和真情更加可取。

獲得最佳劇本和優異劇本獎的劇目，除了展示倫理親情，亦能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特性。《美麗新世界》講述兩個出身於不同階層的年輕人，各自希望發奮向上，但礙於家庭的影響，二人承受着不同的壓力。劇本將人工智能作為媒介，分別呈現二人對待人工智能的不同態度。劇本最終沒有排斥人工智能的存在，給予觀眾開放的思考空間。由是《美麗新世界》獲得評判推薦最佳劇本獎。另一齣《聽咗先啦》由男校學生演出。故事講述父子二人日常生活有不少鴻溝，兒子其後知道父親突然失業，於是試圖借助人工智能為父親找新工作。劇本突出了人工智能的多元性和效能，但是父親並不需要倚靠科技協助，而是希望獲得兒子的真切關懷。該劇情節簡潔而具深意，並且演員生動地展現人工智能的立體形象，整體表現出色。

主辦單位藉着現代化的主題，讓同學們直接思索一個重要課題：人工智能可以提升生活質素，但人與人的交流溝通仍然不可或缺。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聖塞茜莉亞節頌歌

每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是西方社會傳統的「聖塞茜莉亞節」——獻給音樂守護神的節日。包括亨利・普賽爾、亞歷山德羅・斯卡拉蒂、亨德爾、海頓、古諾和布里頓等著名作曲家均以這位西方音樂的主保聖人為靈感譜寫過相關作品。藉着周末「聖塞茜莉亞節」剛過的節點，本周推薦一張Decca唱片公司於一九八二年灌錄並發行、偉大的巴洛克作曲家亨德爾譜寫的《聖塞茜莉亞節頌歌》。所收錄的演繹由大衛・維洛克爵士執棒田野裏的聖馬丁樂團和劍橋國王歌手合唱團聯袂完成。黑膠封套選擇的是意大利巴洛克畫家奧拉齊奧・真蒂萊斯基的《聖塞茜莉亞與天使》。

一五八四年，隨着羅馬音樂家公會尊奉聖塞茜莉亞為音樂主保聖人，步入巴洛克時期的羅馬城掀起了以她為靈感的創作熱潮。除了十七世紀初期到「永恆之城」謀生的多梅尼奇諾、圭多・雷尼、圭爾奇諾等「博洛尼亞畫派」藝術家先後完成了歌頌聖塞茜莉亞的作品，羅馬本地的奧拉齊奧・真蒂萊斯基也不甘人後。《聖塞茜莉亞與天使》描繪了音樂守護神坐在便攜式管風琴前，身側的天使雙手執譜協助她彈奏的場景。身為卡拉瓦喬的摯友兼同行，奧拉齊奧從他的作品中掌握了「明暗對照法」的使用技巧，畫中雖未明確交代光源，但人物與背景強烈的明暗對比顯然歸功於卡拉瓦喬所開創的戲劇化光影。不僅如此，奧拉齊奧還承襲了這位英年早逝的巴洛克巨匠面對擺好姿勢的模特進行創作的方法。畫中二人曾在同期另一幅祭壇畫《羅馬的聖方濟各的異象》出鏡則證實了畫家受卡拉瓦喬影響的痕跡。通過X射線檢驗證實，奧拉齊奧僅完成了兩個人物的半身像和聖塞茜莉亞服飾部分，未完成的局部由另一位羅馬畫家蘭福蘭克補畫。



◀《聖塞茜莉亞節頌歌》的唱片封面是奧拉齊奧畫作《聖塞茜莉亞與天使》。　作者供圖

「碟中畫」《聖塞茜莉亞頌歌》/《聖塞茜莉亞與天使》

藝加之言
王　加
逢周三見報

「万刀甲」的出頭天

過去二十年，「方力申」被拆解成「万刀甲」，暗諷他沒有「出頭」。四十六歲的他最近再為慈善，耗時八小時三十七分，在不穿保暖衣，不准扶任何外物的情況下，游足三十五公里海域於大嶼山直達澳門，更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為有特殊教學需要的兒童籌得逾千萬善款，獲得全城掌聲。而一直叫他「万刀甲」的人，亦低頭指在游泳這個領域，方力申確是無法質疑。

但真正讓人對他改觀的，是方力申兩年前為他開創泳會的一名九歲小泳手「出頭」，小泳手成績達標，但卻因制度限制被拒於分齡錦標賽門外。方力申發長文與泳總據理力爭。最終當局破例放行。但他仍質疑當局，是否每位達標泳手遇到此情況都要靠他出信發聲？當年被視為口花花的人，如今替無權無勢的孩子爭取公平。

其實方力申當運動員時，創下不少高光時刻。但踏入娛樂圈後，圍繞着他的大多是花邊新聞，形象予人花弗的感覺。現在人到中年，他的形象反而大蛻變。自他與太太葉萱公開戀情後，他已樹立了有情有義的好男人形象，皆因葉萱曾涉及韓國邪教性侵案，但方力申不單不介意，反而對太太分外保護。當上爸爸後，更被封為「晒女狂魔」，完全成為了好爸爸好丈夫的標杆。

看到他這次冒着低溫，在海中奮力地游，踏上澳門黑沙海灘的一刻，太太抱着女兒在岸邊相迎，他與女兒溫馨頭碰頭。「万刀甲」是否有「出頭」已不重要，他亦早已不在乎自己是否已出頭，因為他正忙着用自己的本事，為更多需要機會的人出頭。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

這個AI不靠譜

美國當今AI行業日益興旺，搞研發，造數據中心，用電、用水，花錢如流水。我任職的大學校園裏「唱衰」AI的卻大有人在。有的系在網站上公開學業標準，承諾教授不用AI備課、改功課，也要求學生別用ChatGPT等生成性AI做功課、寫論文。

我對高科技產品一貫慢熱，習慣的閱讀、寫作方式也用不上AI。感恩節前突發奇想，趁「黑色星期五」促銷，想買個實體SIM和eSIM兼容的手機。這樣明春去英國教學時不用再買當地的實體電話卡，能在一部手機上同時使用美、英兩個電話號碼。用谷歌搜索，發現這個搜索引擎自動配置了「小雙」（Gemini）AI助手，每次有問有答，胸有成竹的樣子。

按照「小雙」推薦，我先在沃爾瑪網站買到一款諾基亞手機，收到後卻充不進電。和「小雙」來回問答半小時，用盡手段，手機始終黑屏，只能申請退貨。第二次買到的三星手機倒能啟動，卻不具備eSIM功能，AI指點錯誤，也得退貨。第三次從亞馬遜網買的三星手機確有eSIM功能，但不確定能否把原來的實體SIM卡換裝過去。浪費好幾天，三番五次折騰，依舊不盡如人意。

試着讓「小雙」查研究資料就更離譜了：它張冠李戴，把A的兒子說成是B的，搞錯C到中國的時間，甚至編造了D的傳記。更出奇的是，我指出破綻後，它馬上讚美我的糾正十分可貴，還道歉造假、辜負了我的信任，情緒價值給得特足。學生如果偷懶，用AI卻不甄別信息來源，難免重複錯誤信息。不過，也許有些人求助AI是出於對情緒價值的追求吧。

墟　里
葉　歌
逢周一、三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　邵靜怡